



家範典第九十五卷

媵妾部藝文一

寵幸

漢黃憲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於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於黃翼之樓二姬
隱於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
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卽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爲
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
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
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
姬尙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於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罍而
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於笑徵君之辱亦重於笑是妾有笑罪君
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爲徵君無所報於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

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尤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爲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沉瑟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於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偕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狃過矣徵君避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字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爲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爲塵錦練爲灰綺幕鏤牀棲於浮雲

寶瑟瑤篴寂於煙露富貴之樂於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臣竊以爲賢王之蠱也韓王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智論

前人

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蟬蟾同出於陽而不爲尺蠖之鳴黃雀蜻蜓同翔於空而不爲黃雀之舉鯢魚蝮蛇同潛於水而不爲鯢魚之化若此者豈限於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蟬蟾之安於默蜻蜓之限於飛蝮蛇之困於遊者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鯢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於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元王素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囂囂然以頤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魍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耀於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

元王素主之異於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於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爲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之所以惋戀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前人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於韓王曰妾聞諸侯皆盜則不可畜士以養豐百姓皆贍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吠之儆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於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畜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於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如於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爲終身之樂以昌後嗣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嗣而取耀於目前

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勤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爲賢進而若惴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於楚得楚之計而通於秦左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額吐談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於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於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是絕譽也逐說而絕譽則君於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遊於國向者徵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徵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資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於社稷不可惡也予其亮於是汝二姬毋俟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歌曰雙鸞遊兮紫庭朝囀囀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哀鳴歌竟遂縊於宮樹而死

愛憎

前人

韓王與徵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徵君曰咨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爲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於

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疎於側宴則忘酣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於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懟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爲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攜二姬乎臣以爲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於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於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爲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髮之女二八亦無以爲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爲飯牛之歌而不得君死於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遊旣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於宮士死於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王曰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從事於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懼其讒姬必憎其狎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還姬在爲士者憤而死之苟達於王王亦能以寵士之情懇於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不可僞也王之於姬臣

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於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爲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難進

前人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甯戚曲干乎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爲之舉憂樂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疊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徇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暗徇志而未匱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爲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跡於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弘以納機倜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梃焉召

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況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於韓王王以牢享之侍而問政暮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於王王立爲姬而寵之

世子

前人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世子也爲其賢乎徵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鬪雞走犬以爲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饑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既凍乃推於王韓王說爲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而命築鏡粧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元也其在乎元也其在乎

賢妃

前人

韓王夢二姬與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寔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爲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旣死猶不愛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爲二姬佞死不願爲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

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蠱君於夢寐妾以爲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於關雎基風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睿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爲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爲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怨於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於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穀天賜以諍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唯唯堂下韓王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恥而竊有志焉乃酌酒於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不敢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金購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於是國人薦於市農舉於野布令累月餽美女者乘載於路韓王聞之笑謂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

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爲美是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於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咏關雎也君亦惟是儀刑于宮闈毋荒其色毋耽其宴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徵君有顏回墨翟之賢賓於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況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羑之時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於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垂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於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於韓韓王問於徵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徵君對韓王曰諸侯相

睦禮也禮不可失於諸侯失則鄰國之使不入於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乃享其使而報之

嫡庶

前人

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爲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於后猶諸侯之於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放能爲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唯齊體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降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瀆禮則名潰名潰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淫則狎侮刑罰而爲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爲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君之

明亦乎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乎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
執是名也不足以爲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爲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於諸侯
卽臣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於徵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
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爲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爲子其晉文乎王悟而悔之

奪嫡

前人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論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於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
是琴也始作有仁鰥之聲繼而有鶯鶯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
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爲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
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陵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爲
關雎久矣王以爲賢臣竊以爲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於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於外
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聲於琴非祥之徵也夫聲不
可長以寵而長聲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誓則四鄙之諸侯皆欲

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鄙以爲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墮其紀綱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鄙也臣不佞寄食於諸侯亦視王之此舉以爲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歎曰事不立矣微君出有嬖人譏於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於國竊爲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婕妤之怨踵矣微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待夫人恥孰孔焉夫人欲得志於宮必去微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爲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爲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酣而泣於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舉妾有下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微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爲讎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爲士者謗於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一死無使賢士曠於市朝以爲君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於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敗前之心而去之此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

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愬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爲夫人是歲徵君入齊

齊姬

前人

齊有闔者通於齊王之姬姬譽其闔者於王乃使人代其闔職以闔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於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闔者畏誅而避於市姬以婢索之謀洩於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於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咤曰汝有瑟技而寵於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爲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於君王猶魚之狎於江海也江海不爲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爲一妾而深其思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爲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於鼓瑟而闔於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爲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於民而和於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於衆以瑟之和和於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爲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耽宴夜則甘寢無憂於心無勞

於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於民吾欲汝相諧而被於音樂寵其祿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尙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憂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鄰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爲哉姬因泣於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安知不爲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於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拏苛網橫鶩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不逆民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留賢

前人

齊王蠱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聞於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於王之前以執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

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以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醺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爲簡士也君其醺焉齊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於閹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寤於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於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於世哉士之委身於君猶女之結髮於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恥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柢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絰褐而不戚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於遺世也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疊於其志讒佞不好於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